



花儿与少年

告诉你关于爱情的另一种存活方式
今夜，他又洒了香水，我知道，那代表什么……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花儿与少年

严歌苓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儿与少年/严歌苓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
2011.4

(严歌苓作品集)

ISBN 978-7-5613-5516-9

I.①花… II.①严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7640 号

图书代号:SK11N0443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44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5516-9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花
儿
与
少
年



徐晚江心想，死也得超过这个，省得他老回头对她挤眉弄眼。

这人至少一米九的个儿。二十五岁，或更年轻些。晚江断定他不比九华年长多少。她紧咬上去，与他之间仅差五米。不久，四米，三米。她已超过了一个四十岁的红发男人和一对女同性恋。海水正蓝，所有长跑者都被晚江杀下去。只耗剩了“一九〇”。

她的两条腿非常优秀。谁若有稍好的眼力，会马上识破：这是两条被从小毁了又被重塑的芭蕾舞腿。

“一九〇”又一次回头。他向晚江眨动一下左眼，飞快一笑。他的五官猛一走样。晚江知道，她自己的面容也是忽丑忽美。每个长跑者的面孔都是瞬间这样，瞬间那样，飘忽无定。

只差两米了。晚江拿出当年上弹板助跑的速度。“一九〇”听着她柔韧的足掌起、落，起、落。他认为不妨再给一个勾引的微笑。谁让她找死？她这样死追他，不就是猎物追猎手吗？不如再进一步逗逗她——他让她超了过去。

现在是猎人追兔子了。晚江想，这下你别想再往我胸脯上看，变相吃我豆腐。

“一九〇”总算领教了晚江的实力。他动真格的了，撒开蹄子狂奔，打着响鼻，碗口粗的喘息吹在晚江后脑勺上。晚江绝不能让他追上来，跟她并肩前进。那样瀚夫瑞会误会他年轻的妻子和“一九〇”的金发青年勾搭上了。

前方是那个古炮台。转过弯后，就彻底安全了。瀚夫瑞即使用望远镜，也休想继续盯梢。晚江只能用长跑甩掉瀚夫瑞，否则他可以全职看守她，他把它看成两情相守。十年前，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，娶进他那所大屋，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。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，就为了寸步不离地与她厮守。晚江年少他三十岁，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，见老瀚夫瑞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。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，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。

此后，瀚夫瑞果真说话算话：跟着晚江上成人学校，她学英文，他修西班牙文、修音乐史、美术欣赏、瑜伽，有什么他修什么，只要他能和晚江同进同出。他一生恶狠狠工作，恶狠狠投资存钱，同时将大把时间储下，多少钟点、多少分秒花销在晚江身上，都花得起。何况他认为晚江疑点颇大，甚至有“前

科”。“前科”发生在进成人学校第二周，晚江班上的老师临时有急事，晚江就给同班的墨西哥小伙子约到咖啡室去了。等瀚夫瑞心如火焚地找着她时，那墨西哥小老乡着迷地盯着晚江跟瀚夫瑞打招呼：“您的女儿真美丽。”往后，瀚夫瑞更不敢大意。直到晚江的女儿仁仁开始上学那年，晚江对瀚夫瑞说：“明天早上我要开始长跑。”瀚夫瑞说：“长跑好啊，是好习惯。”第一个早晨晚江就明白，瀚夫瑞根本不是对手。在三四百米光景，他还凑合跟得上她；到了五百米，他惨了，眼睛散了神，嘴唇垂危地张开。他深信自己会猝然死去，并在晚江眼里看到同样的恐惧。那以后，他就在四百米左右慢下来，眼巴巴看晚江矫健地撒腿远去。

那以后，晚江就这样沿着海湾跑，投奔她半小时的自由独立。

废弃的炮台出现了。晚江开始减速，为全面停止做准备。对身体的把握和调控，晚江太是行家了。十岁开始舞蹈训练的晚江，玩四肢玩身板玩大的。“一九〇”大踏步超过去，人渐渐没了，脚步声却还在炮台古老的回音里。不一会儿，红发男人也赶上来。晚江想，他们你追我赶往死里跑图什么？他们又不缺自由。

女同性恋两口子也赶上来了。

晚江进一步放慢速度。他们这么鬼撵似的跑，又没人等在前头，而晚江是有人等的。很快，她看见九华的小卡车停在一棵大柏树下。晚江和九华从不事先约定。九华若时间宽裕，

便在这儿停一停，等等她。他上班在金门桥那一头，晚江跑步的终点恰在他上班路线上。九华若等不及，走了，她也会独自在这里耽误三十分钟，从瀚夫瑞的关爱中偷个空，透口气。

九华见她过来，摇下车窗。她一边笑一边喘气。九华赶紧把一块旧浴巾铺到绽了口子的座位上。

“一九〇”此刻折了回来，水淋淋地冲着晚江飞了个眼风。但他马上看到了九华，心顿时凉了下去。他心凉地看着九华为她拉开锈斑斑的车门，她钻了进去。在他看，这个漂亮的亚洲女人钻进了一堆移动废铁。他把九华当成她相好了。

九华摘下保温瓶上的塑料盖，把滚烫的豆浆倒进去，递给晚江。九华住在新唐人街，那儿不少糕饼店卖鲜豆浆。晚江问他昨晚是不是又看电视连续剧了。他笑着说：“没看。”晚江说：“哼，没少看。”

九华说：“就看了四集。”

“就看了四集？实在有工夫，读点书啊！你一辈子开卡车送饭盒？”

九华不接茬了。他每次都这样，让她的话落定在那里。九华是没有办法的，他不是读书的命。

晚江也明白，她说这些是白说。每回话说到此处，两人便有点儿僵。一会儿，她开始打圆场，问他早晨忘没忘吃维生素。又问他跟他爸通了电话没有。九华就是点头。一点头，头上又厚又长的头发便甩动起来，便提醒了晚江，这是个缺乏照应的孩子；二十岁是没错的，但一看就是从家里出逃，长荒

野了的男孩。

晚江从裤腰里摸出几张减价券。洗衣粉一盒减两块钱，比萨饼减一块，火腿减三块。九华接过去，在手里折来折去地玩。晚江慢慢喝着烫嘴的豆浆，不时从远处收回目光，看他一眼。九华比六年前壮实多了，那种苦力形的身板。他很像他爸，却还不如他爸俊气。她一再纳闷儿，仁仁跟九华怎么可能是兄妹。

六年前，瀚夫瑞和晚江把九华从机场接回来，路易正张罗着挪家具，为九华搭床铺。他以那永远的热情有余、诚恳不足的笑容向九华伸出手：“Wellcome, How are you?”

九华信中说他一直在念英文补习班，此刻嘴里却没一个英文字儿。

瀚夫瑞见两个将要做兄弟的陌生人开头就冷了场，便慈父般的低声对九华说：“别人说‘How are you’的时候，你该说：‘Fine, How are you?’或者：‘Very well. Thank you.’记住了？”

九华用力点头，连伸出去给路易握的手都憋成了深红色。他在自己卧室闷坐一会儿，不声不响到厨房里。晚江在忙晚饭，他替她剥蒜皮，削生姜，洗她不时扔在水池里的锅碗瓢盆。晚江不时小声催促：“往那边站点儿……快，我等这锅用呢！”他便闷头闷脑地东躲西让，手脚快当起来，却处处碰出声响。晚江冷不丁说一句：“把 Soy sauce 递给我。”他不懂，却也不问，就那样站着。晚江怜惜地撸他一把脑袋，挤开

他，悄声笑道：“哎呀闷葫芦。记着：酱油叫 Soy sauce。”她把酱油瓶从吊柜里够下来。他眼睛飞快，偷瞟一眼酱油瓶，用力点点头。

“发一次音我听听。Soy sauce——”

他抿嘴一笑。晚江歪着头看着这半大小子，微笑起来：“不难嘛。你不肯开口，学多少年英文还是哑巴。”她目光向客厅一甩，嗓音压得极低，“人家路易，讲三国语言……”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样对比不公正，挤兑九华。她把手掌搭在他脖梗上，动作语气都是委婉慈爱：“咱们将来也上好大学，咱们可不能让人家给比下去。咱们玩命也得把英文学好喽。”

九华点了几下头，缓慢而沉痛，要决一死战了。他十四岁的体格在国内蛮标准，一到这里，显得又瘦又小，两个尖尖的肩头耸起，脚上的黑棉袜是瀚夫瑞打算捐给“救世军”的。袜头比九华脚要长出一截，看上去少了一截足趾。晚江又说：“盐叫 Salt, Salt。”

他以两个残畸的脚立在豪华的大理石地面上，无地自容地对母亲一笑。

“你看妈三十八岁了，还在每天背新单词。”晚江指指冰箱上的小黑板，上面记着几个词汇。“你学了几年，一个词也不肯说，那哪儿行啊……”

他点着头，忽见晚江又把一个锅扔进水池，得救一般扑上去洗。

晚江看着儿子的背影。他在这一刹那显得愚笨而顽固。

那天的晚餐成了席：六个冷盘，六个热菜，路易摆了花卉、蜡烛。连一年不露几面的苏，也从地下室出来了。穿着晚江送她的裙子，好好梳了头。仁仁这年八岁，说起外交辞令来嘴巧得要命。她最后一个人席，伸手同每个人去握，最后接见她的亲哥哥：“欢迎你来美国。”瀚夫瑞看着仁仁，扬扬得意。仁仁又说：“欢迎你来家里。”她的气度很大，家也好美国也好，都是她的。

路易此时站起身，举起葡萄酒，说：“欢迎你——”他自己也知道他的中文可怕，改口说英文：“旧金山欢迎你。”

九华眯睁着，听晚江小声催促，他慌忙站起，高脚杯盛着白开水，被悬危地举着，像他一样受罪。

“我们全家都欢迎你。”路易进一步热情，进一步缺乏诚恳。他把杯子在九华杯沿上磕一下。

“旅途怎么样？”他坐下去。

“……”九华赶快也坐下去。

“还好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晚江只盼路易就此饶了九华。却在这当口，瀚夫瑞开了口：“九华，别人说‘欢迎’的时候，你必须说‘谢谢’。”

九华点点头。

“来一遍。”瀚夫瑞说，手指抬起，拿根指挥棒似的。

九华垂着眼皮，脸、耳朵、手全是红的，由红变成暗红。整个餐桌上的人什么也不做，一声也不出，全等九华好歹给瀚

夫瑞一个面子，说个把字眼儿，大家的心跳、呼吸得以恢复。

“San k you.”九华说。

“不是 San k you，是 Thank you。”瀚夫瑞把舌头咬在上下两排假牙之间，亮给九华看：“Th——ank——You。”

“Dan k you。”九华说。

“唔——”瀚夫瑞摇着头，“还是不对。也不是 Dan k you，是 Thank you。要紧的是舌头……Th——anks，Th……明白了吧？再试试。”

“……”九华暗红地坐在那里，任杀任剐，死不吭声了。

仁仁这时说：“快饿死啦！”

她这一喊，一场对九华的大刑，总算暂时停住。路易开始说天气。他说每年回来过寒暑假真是开洋荤，西部的气候真他妈棒，而他上学的明尼苏达，简直是西伯利亚流放地。

这时苏把一盘芹菜拌干丝传到晚江手里。晚江夹了一点，递给九华。九华迅速摇摇头，人往后一缩。晚江小声说：“接着呀！”他还摇头，人缩得更紧。她只得越过他，把盘子传给仁仁。

仁仁接过盘子，说：“我不要。”她将盘子传给瀚夫瑞。

“不要，应该说：‘不要了，谢谢。’”瀚夫瑞往自己盘子里夹了一些菜。

瀚夫瑞和颜悦色，对仁仁偏着面孔。他跟童年的仁仁说话就这样，带点逗耍，十分温存。他说：“怎样啦？仁仁，‘不要了’，后面呢？”

人们觉得他对仁仁好是没说的，但他的表情姿态——就如此刻，总有点不对劲。或许只有苏想到，瀚夫瑞此刻的温存是对宠物的温存，对于一只狗或两只鸟的温存和耐心。

“噢，不要了，谢谢。”仁仁说。瀚夫瑞这样纠正她，她完全无所谓，毫不觉得瀚夫瑞当众给她难堪。她说：“劳驾把那个盘子递过来给我。”她似乎把这套斯文八股做得更繁文缛节：“Many Tanksin—deed.”莎士比亚人物似的，戏腔戏调。你不知她是正经的，还是在耍嘴皮。

瀚夫瑞说：“九华，菜可以不要，但要接过盘子，往下传，而且一定要说：‘不了，谢谢。’”

九华堵了一嘴食物，难以下咽，眼睛只瞪着一尺远的桌面，同时点点头。

“你来一遍：‘No Thanks.’”瀚夫瑞说。此刻恰有一盘鲜姜丝炒鱿鱼丝，传到了跟前，九华赶紧伸手去接，屁股也略从椅子上掀起。他太急切想把动作做出点模样，胳膊碰翻了盛白水的高脚杯。

晚江马上救灾，把自己的餐巾铺到水渍上。她小声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这一来，上下文断了。九华把接上去的台词和动作忘得干干净净。

瀚夫瑞说：“说呀，No, thank you.”他两条眉毛各有几根极长的，此刻耷了起来，微微打战。

九华一声不吱，赶紧把盘子塞给晚江。

瀚夫瑞看着九华，嫌恶出来了。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无望的人：既笨又自尊。

整个餐桌只有苏在自斟自饮、闷吃闷喝。她很少参加这个家庭的晚餐，但剩在冰箱里的菜从来剩不住，夜里就给她端到地下室下酒去了。人们大致知道她是个文文静静的酒徒，只是酗酒风度良好，酒后也不招谁不惹谁。她本来就是个省事的人，酗酒只让她更加省事。几杯酒下去，她自己的空间便在这一桌人中建筑起来，无形却坚固的隔离把她囿于其内，瀚夫瑞和九华的冲突，以及全桌人的不安都毫不打搅她。她在自己的空间里吃得很好，也喝得很好。眼圈和鼻头通红通红，却有个自得其乐的浅笑，始终挂在脸上。

“怎么了，九华？”瀚夫瑞心想，跟一只狗口干舌燥说那么多话，它也不会这样无动于衷。

晚江注意到九华一点儿菜都没吃。传到他手里的盘子，他接过便往下传，像是义务劳动，在建筑工地上传砖头。她赶紧舀一勺板栗烧小母鸡：“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。”

九华皱起眉，迅速摇摇头。

瀚夫瑞看一眼晚江。他的意思似乎是：你有把握他是你儿子？不会是从机场误接一个人回来吧？难道这个来路不清的半大小子从此就混进我家里，从此跟我作对？你看他的样子——眉毛垮着，连额前的头发都跟着垮下来；他怎么会有这样一头不驯顺的头发？这样厚，够三个脑袋去分摊。

期间是路易挨个跟每个人开扯：说晚江烧的菜可以编一

本著名菜谱。又跟仁仁逗两句嘴,关于她小臂上的伪仿刺青。他说伪仿文身真好;假如你三天后变了心,去暗恋另一个男同学,再仿一个罢了,不必给皮肉另一翻苦头吃。路易就这点好,总是为人们打圆场,讨了无趣也不在乎。

“苏,巴比好吗?”路易问苏。

巴比是苏的鸚鵡。苏说巴比两年前就死了,不过多谢关心。巴比的继任叫卡美哈米亚(卡美哈米亚,英文 Kamehamea,夏威夷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王)。路易说他为巴比的死志哀。苏说她替在天有灵的巴比谢谢路易,两年了还有个记着它的人。路易又问:卡美哈米亚怎么样?精彩吗?苏说:卡美哈米亚比较固执、疑心很重,要等它对她的疑心彻底消除了,才能正式对它进行教育。同父异母的姐弟看上去很谈得来。

那顿晚饭是靠路易见风使舵的闲聊完成的。当晚九华早早撤进他的卧室。晚江悄悄对路易说:“谢谢了。”她给了他一个有苦难言的眼风。路易把它完全接住,也来一个死党式的微笑,悄声说:“免啦——我分内的事。”

她看着他年轻的笑容。他又说:“这个家全靠我瞎搭讪过活。”

晚江在路易瞬间的真诚面前不知所措了。她大惊失色地转身就走。路易看着她上楼,逃命一般。他想她惊吓什么呢?他和她之间隔着一万重不可能,太安全了。

此刻的晚江坐在九华旁边,喝着凉下去的豆浆。九华不

断给她添些热的进来。

“你见你爸了吧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他烟抽得还是很厉害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叫他少抽一点。”

九华点点头。

“说我说的：美国每年有四十万人是抽烟抽死的。”晚江说着把暖壶盖子盖回去，表示她喝饱了。

“他不听我的。”九华笑一下。

“让你告诉他，是我说的。”晚江说。她不知道自己神色是娇嗔的，是年轻母亲和成了年的儿子使性子的神色。

“行。”九华说着，又一笑。

“让他少给我打电话。打电话管什么用啊？我又不在那儿分分钟享福。”

“妈，不早了。”

“没事看看书，听见没有？不然以后就跟你爸似的。”她推开车门，蜷了身钻出去。

然后她站在那儿，看九华的卡车开下坡去。她一直站到卡车开没了，才觉出海风很冷。回程她跑得疲疲沓沓，动力全没了。六年前那个“欢迎”晚餐之后，九华开始了隐居。他每天早晨很早出门，搭公车到学校去。晚饭他单吃。晚江其实给他午餐盒里装的饭菜足够他吃两顿。晚饭时间一过，他会准时